

希代

席安妮

# 危险誓言

## 内容简介

白天，她只是个平凡的上班族；

夜晚，她是赌桌旁美艳的庄家。

这天，她和往常准午夜十二点下班，

回家途中竟被迷昏了！

怪了！她又不是千金大小姐，为什么绑架她？

原来他们上一代的恩怨未了结，

既然找不到她失踪多时的哥哥，只有找她来抵，

但他提出的方法也太怪异了吧！他竟要她‘嫁’给他！

只要她和他传统的仪式上宣誓，当‘仪式’过后，

可随她的个人意愿留下或离开；

若她拒绝，他会囚禁她一辈子！

为了她可贵的自由，她只得心不甘情不愿的点头答应。

没想到，她的‘未婚夫’还挺抢手的嘛！

害她老是被女人用仇视的目光死瞪着，

幸好她已在众目睽睽之下宣完誓，

可以整理行李回家了，

谁知，他却笑着说‘仪式’尚未完成，


还差最后一步——“洞房”！

话一说完，就是他色迷迷的朝她渐渐逼近……

对红:

改错:

校对:



封面小语

## 1

## 民国初年摇上海

已经在这待上好几天了，陸桀觉得自己都快要失去耐性了，他并不喜欢把时间耗在这种烟花场所，虽然他偶尔也会到这种地方坐坐，然而像这样枯坐，对他来说可是第一次，但为了某种原因，他按捺着性子待着。

冷眼环看四周，他怀疑自己要找的人是否真会出现在这里？他不禁想着这次的消息是否出了问题，毕竟在茫茫人海中，找个人并不容易。

看向前方热闹的舞场，场内正有几对男女随着音乐缓缓地起舞，华尔兹的音乐声正漫扬于大厅内。这里是上海租界颇具名气的夜总会，除了舞场外，它还有赌场，供有兴趣的人赌上一赌，是个找乐子的好地方。

前方的小骚动让陸桀把眼光望向那边，就在他的左边不远处，有几个打扮光鲜的美女对他有意无意地使眼光，想引起他的注意，要是在平常，他可能会跟她们一起玩玩，毕竟这种场所的女人靠的是跟客人调情做买卖，只是现在他没那心情。

突然，门口的骚动引起陸桀的注意，一个约二十出头的女孩轻快地走了进来，他不由得眯起眼，看着那女孩带着笑容——跟熟识的人打着招呼，通常一个身家清白的女孩不会单独来到这种地方，因此，陸桀猜她应该就是他所要找的人——叶霁儿。

一声大叫证实陸桀的猜测没错，刚刚还对陸桀使眼色的女子向着刚出现的人叫道：“霁儿，好几天没有看到你，你上哪了？”

“休息啊！”霁儿眨眨眼，对同伴展露笑脸，“我总是要让自己休几天假吧？”

这话听得令其他人羡慕，有人叹气地问：“去哪玩了？”

“玩？”霁儿有点伤脑筋地皱起眉，反驳地噘起小嘴，“才不是呢！我是回老家去了。”

“回老家？哪里？东西南北哪省？”这里没有人知道霁儿是哪人，只知道是赌场的经理老奎带她来的，她在这也待了好几年了。

霁儿搬出已经想好的说词，笑笑地说：“说到哪儿去了，我只是回乡下老家而已。”

霁儿知道自己的过去是许多人的话题，但她总是笑笑带过；若要再追问，她通常会以冷漠的态度让对方打退堂鼓，幸好这里没有人愿意多提自己的过去，毕竟到这种地方工作的人，都有不愿提起的过往。

“有没有带什么回来给我们？”

说到这一点，霁儿自豪地说：“有啊！就在门口，

而且每个人都有份。”

“门口？”

为了让自己的说词不被怀疑，霁儿在回上海之前，就在上海附近的村庄，买了一些看起来只有在乡下才买得到的东西。

其实，她这趟回家是为了双亲的忌日，因为某种原因，不能告诉别人她的去处，只有老奎知道她是回东北的老家，因为他跟她一样，都是满人，是八旗的子弟。也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所以老奎带她到这，教她一些可以赖以维生的技艺。

就在所有人的眼光看向门口时，一个中年男子皱着眉进来，他不悦地对着所有人说：“外面在搞什么？一笼鸡、一篮菜，还有几袋水果，是谁弄来的？”

“我！”霁儿蹦蹦跳跳地跑到中年男子面前指着自己的鼻子，一点都不畏惧地笑道，“是我带来的，老板。”

一看到女孩，中年男子的不悦马上转为欣喜，他如伯伯般的拍拍霁儿的肩：“原来是霁儿啊！好几天没看到你了，在忙什么？”

“就是忙外面那些东西啊！”霁儿发现自己还是喜欢这样热闹的感觉，过去几天，她都是一个人度过的，老家的冷清，让她想念以前温馨的生活，“送给大家当消夜吃。”

中年男子柔声地问：“那你今天可以上班了吗？”

霁儿无所谓地耸耸肩：“都准备好了。”

“好，通知老奎，”中年男子一边说着，一边对霏儿交代，“你随时可以上场，你不在赌场，那儿显得好冷清。”

霏儿并不把他的话说当真，因为赌场里又不只她一个发牌员，倒是真有不少人是冲着她的美貌而来的，有些还想买她回去做妾，但霏儿都拒绝了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她不信任只见过几次面的男人。

当霏儿换好衣服进入赌场时，发现她的台桌前独坐了一个陌生男子，她看了一下旁边，用眼光询问有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，只见她的众姐妹对她双手一摊，表示了解不多。

向来会等她的台的，只有她的熟客，他们喜欢跟她玩上几把，同时也聊聊天，因为霏儿是最好的听众。但今天这客人她没见过，而且不知为什么，霏儿觉得他全身散发着一股危险的味道。

不能因为怕他就不敢上场，霏儿试着装出一脸的平静，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定，从桌子下拿出一副扑克牌，展露笑脸对她的客人说：“你好，先生贵姓？”

他不带任何感情地回答：“仑，仑隆桀。”

霏儿职业性地露出了然的笑，轻声地问：“仑先生要玩什么？”

“二十点。”

她无异议地洗牌：“好。”

从刚刚他就一直在观察她，当她穿着一身全黑的西式无袖高领的礼服出现时，有一下子，他还以为自

己认错人了。只见她有几丝不听话的发丝垂落颈侧，漂亮的颈子露出雪白的肌肤，不知为什么，看她穿成这样子，他觉得有一团火从心里冒起。

陸桀看着她以熟练的手法洗牌、发牌，眼中带着自信。陸桀知道，她应该在这做很久了，以她的身份背景，为什么会在这工作？她应该是那种千金大小姐才对，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事？

霁儿把手中的牌洗好后，一字排开摆在双方面前，她正打算问对方是否可以开始时，有个人插入提议道：“我可以加入吗？”

霁儿笑笑地点头：“请！”

最后加入的是她的熟客，一个对她有意思的登徒子，只是霁儿从不对他有特别的待遇，因为她不想成为他第三个或是第四个妻妾。她不相信有人在第一次见面就可以爱上另一个人，因此，对于这种人，霁儿是能避就避。

“是否看牌？”一如往常地，霁儿问着面前的人，因为有人担心庄家会做牌，而亲自检验。

两个男人皆摇头，表示没有意见。“那好，想必两位也懂二十二点的规矩，不需要我多做说明了吧？”两人同意地点了头。

“那么，我们开始吧！”

霁儿面带笑容地把手中的牌利落地发出，三人就在沉默中开始了牌局。第一场，那位熟客以二十点赢了，男子自傲地笑笑，而霁儿和陸桀没有任何表情地

开始第二场。

“十九点，庄家赢。”当她开牌宣布时，发现陸桀竟然笑了，她不解地微皱眉头。

在这里待了五六年，霁儿很容易就能将一个人给看穿，但对他，她小心地研究许久，却看不穿什么，也无法了解什么，本能地，她升起了警戒心。

接下来的时间，霁儿注意到她的老客人笑容不见了，因为他已经输了好几场，其中陸桀有输有赢，但最大的赢家却是霁儿，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她的对手，他的眼中依然带着自信和冷静的神采。

“不玩了！”

霁儿看着悻悻离去的熟客，也看到墙上的时间已近午夜十二点，她微微一笑，挥手要一旁的人过来，接着，她开始收着东西准备离去。

陸桀诧异她的行为，不解地问：“为何收起来？牌局未结束。”

“我的时间到了，将由这一位先生跟您继续玩。”霁儿松了口气，笑笑地欠身，“失陪了。”幸好时间到了，不然在他沉默的注视下，她觉得全身怪不自在的，好像她是他的猎物似的。

霁儿跟一旁等待的男子击掌表示交换，然后男子有礼地对陸桀解释：“对不起，接下来将由我来陪您接下来的牌局。”

“这……总该有什么理由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子习以为常地说着，“霁儿只做到十二

点，所以，我们都叫她灰姑娘。”

灰姑娘……看着她优雅的身影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，陸桀高深莫测的目光凝视着她许久，许久……

※摇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摇※

一如往常，霁儿在八点准时到达她白天上班的地方，她一进去就跟她的同事们打招呼，并在自己的位子坐下，准备开始她一天的工作。放了几天的假，桌上早已经堆了许多文件。

白天的霁儿在一间贸易商行担任一些行政工作，这里没有人知道她的另一份兼差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人知道她夜间工作的那一面。在这里若碰到夜总会的熟人，也不会有人认出她，这里的霁儿是个安静、有效率的乖女孩。

就在霁儿要开始她的工作时，一名西装笔挺的男人走了进来，周瑞良讶异地叫道：“早啊！霁儿，怎么回来都没通知一声？”

一见到他，霁儿的双颊浮上欣喜的红晕，她展露笑脸地道：“昨晚到的，我不想麻烦你。”

瑞良宠爱地摇摇头：“说得这么见外，我们又不是才认识一天两天。”

霁儿接受他在自己脸上的轻吻，羞赧地点了头。周瑞良是她的老板，两人的关系也比外人所见到的还要亲点。

“准备一下，等一下要和一位客户见面，是从美国

来的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看着瑞良的背影，霁儿轻叹了口气，瑞良在上海是小有名气的人物，他所开设的公司更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；他温柔、体贴，人品更是好得没话说，有这样的男人在身边，自己还要求什么？

但她总觉得这样的生活好像仍少了点什么。她知道自己对他还有所隐瞒，若他知道了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保守的他会怎么做呢？

不知为什么，霁儿竟想起昨天晚上的那个男人，仓隍桀……他的样子似乎不是混血儿，虽然他高大魁梧，但霁儿知道他不是汉人，会是满人吗？摇头取笑自己，她干嘛想这个，那人又跟她无亲无故的。

没多久，瑞良又走了出来，他对出神的霁儿唤道：“该走了。”

“来了。”霁儿连忙收拾了一些东西，匆匆地跟在瑞良的后面。她的工作之一，是当瑞良的助手。

瑞良转头看了她一眼：“我妈说今晚想请你到我家吃饭。”

“今晚？”霁儿一愣，连忙摇头，“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突然想到什么，皱起眉头，“又是兼差？辞了吧！你又不缺这些钱。”

瑞良不喜欢霁儿抛头露面的，更不喜欢别的男人看她的样子，霁儿的美丽与温柔，他不想跟别人共享。

“我是不缺，可是人家对我有恩，我怎么可以说走

就走？跟周妈妈说，下星期天我一定去。”霁儿草草地结束这话题，她已经跟瑞良讨论很久了，她知道他不喜欢她出来工作。

“也只有这样了。”

霁儿引开话题，笑问：“我们要跟什么人见面？”

“是一个新客户，是爸的朋友介绍的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”这似乎引起他的兴致，高兴地告诉霁儿他所知道的。

他让霁儿记下一些重点，希望等一下能派上用场。瑞良跟她的兴趣可以说是完全相反，但她总是好性子地听他说，顺从他。

“听说对方是一位英国的爵士。”

“爵士？”霁儿微微抬起一边的眉毛，表示她有点兴趣。

“是啊……”

霁儿发现瑞良总想和贵族富商多交往，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，除了这点和大男人主义外，霁儿倒是满喜欢他的。

当两人到达约定的场所，看到对方后，霁儿着实吓了一跳，因为瑞良所说的人，竟是昨晚的那个男人，他怎么会……她告诉自己镇静一些，以不变应万变，说不定他认不出她来。

瑞良没发现霁儿的慌乱，他高兴地拉着霁儿到他面前说：“霁儿，我跟你介绍，这位是仑先生，仑隆桀先生。”

霏儿以她一贯的笑容点头应道：“你好。”

“好美丽的小姐。”

霏儿看见他眼底的诘意，虽然不懂那代表什么，但他什么都没有说破，是因为没认出她吗？不管怎样，她接受称赞地道谢：“谢谢您的夸奖。”

“仑先生，这位是我的助理，也是我的未婚妻。”瑞良自傲地介绍，好像霏儿受到称赞全是因为他的原故。

陸桀即使诧异，也未表现出来，他挑高双眉重复：“未婚妻？”

“是的，她将担任这次的翻译。”瑞良自豪地介绍着。

没想到陸桀冷冷地告诉他：“我会说中文。”

瑞良脸一红，他连忙夸道：“您说得很好。”

从刚刚见面开始，双方便以英语开口，并没有人想到陸桀会说中文，因此，这一窘状让瑞良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倒是早就知道的霏儿一点都不以为意地耸肩。

“没关系，”陸桀无所谓地耸了肩，“坐吧！”

霏儿发现瑞良的心情变了，这意味着等一下她得忍受他一连串的抱怨，说不定还会将这错误全怪到她身上。这也是他的怪毛病之一，而她也已经习惯他阴晴不定的脾气了。

瑞良对事事都要求完美，一定得照他所计划的进行，过程中只要有一件事未如他所计划的，那么，他

会变得很暴躁，所幸，他的脾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

“听你的口音，好像是东北人？”在瑞良暂时离开时，陸桀试探地问。

“会吗？我不觉得自己的口音像东北人，”霁儿不喜欢成为注意的焦点，起身准备离席，“对不起，失陪一下。”

双方的会谈很简单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当瑞良和霁儿离开后，陸桀的身旁出现了一个男人。

“礼文，她已经订婚了。”

显然他和陸桀一样，都感到诧异，他愣了许久才说：“这不在我们的调查范围内。”

“有点惊人，不过，这不会影响我的计划。”陸桀露出满意的笑。

他的好心情让礼文明白他自有主意：“您打算怎么做？”

“来点不文明的方法，”陸桀嘴角露出一抹狡黠的笑意，“毕竟我们都流有胡人野蛮的血。”

这下子，礼文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。

※摇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摇※

当午夜霁儿准备下班时，她看到了陸桀，皱眉看着他悠然地坐在那边盯着她的一举一动。她不喜欢这样的感觉，因为那让她觉得自己像是个即将被猎的猎物。这人到底想怎么样？

白天见到他时，的确让霁儿吓了一跳，不论他认

出或没认出她，她都觉得自己的表现很不错，瑞良对今天的会谈也感到满意。不过，她总觉得他们好像被他操控，但瑞良却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对他的话还当成圣旨般捧得高高的，只差没向他下跪膜拜。

他可能是个天生的领导者，他的器宇不凡和气势说明了这一点，自信的眼神更说明了他喜欢掌控一切，让霁儿不禁皱眉，可碍着他是客人，因此，她只能憋在心里暗骂，让自己痛快一点，只是现在他出现在这里是为了什么？

夜总会的老板突然出现在将要下班的霁儿身旁，他低声地对霁儿说：“霁儿，那位先生请你过去一下。”

霁儿瞪他一眼，不高兴地说：“我不坐台。”

这是当初说好的条件，她不陪客、不出场、更不卖笑，守的是赌场的规定，她跟舞场的小姐不一样，因此，这会儿老板提出的要求让霁儿有点火大；而他又是拿什么逼迫老板来找她说的呢？霁儿知道，看高不看低的老板可不会轻易地受人指使。

来这种场所上班，她当然知道别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，认为她们是出卖自己肉体的下等女人。只是霁儿并没有出卖自己，更不陪客人喝酒说笑，所以，她浊者自浊、清者自清地面对外人的眼光。

老板无奈地挤出笑脸：“我知道，我也说过了，可他只是请你过去一下，想跟你说说话而已。”

“那叫他自己过来啊！”这么大牌，有手有脚的人，还需要人伺候。

老板知道她的脾气，吃软不吃硬，需要慢慢哄：“霁儿，别为难我，他今天可是包下了整个夜总会。”

这可以说明为什么老板会如此甘愿地任人指使。霁儿不情愿地点头：“好吧！”

蔭桀当然知道她不情愿，因为她的一对黑眸此刻正闪着怒火，在夜总会老板的半拉半拖之下，终于来到他的旁边。

“你要说什么？”霁儿压抑着对他大叫的冲动，挤出一丁点笑问。

“坐下聊。”

“不必了，我又不是坐台小姐，有什么话快说。”她一点都不领情。蔭桀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，因为白天她离去时，丢给他一个冷傲的眼神，似乎知道他所玩的把戏。

“在这用本名，不怕碰到熟人？”他开口问。

霁儿一点都不讶异：“你果然认出我来。”

这里是采会员制，所以霁儿不必担心会在这碰上熟人，因为瑞良是个相当保守的人，再说，她不是那种陪酒的小姐，根本不需要庸人自扰；而且一直以来，她就是这样过活。

原本是满人后裔的霁儿，在民国之后，一家的生活从富裕成了小康，他们是变得困苦了一点，但一家人本着勤俭过日子，生活倒也还过得去，直到母亲父亲相偕去世，霁儿平静的生活才有了重大的转变。

哥哥离家是为了养活她，却好几年全无音讯，让

霁儿又忧又怕。她的生活也不能这样悬着，因此，跟着同乡老奎来到了上海这个龙蛇杂处的地方。在这，她学会如何生存和应付贪恋她美色的男人，到目前为止，她觉得适应得很不错。

“这么美丽的人实在令人印象深刻，要忘怀很难。” 陸桀的眼中闪着别具含意的光彩，霁儿认为他跟一般男人没什么两样，对她都只有一个目的——她会是个很好的床伴。

“嘴巴真甜。”她下意识地双手环抱住自己，不断告诉自己，要小心这个男人，她跟她所认识的男人有点不一样，“找我什么事？”

“纯粹聊聊。”

聊？这借口几乎要让霁儿失声而笑，这是一个简单直接的好理由。钟声在此刻响了，霁儿明白地告诉他：“已经十二点了，失陪了。”

“再问个问题，”陸桀开口，让已经转身的霁儿停了下来，显然她打算让他说完，“叶赫那拉这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？”

霁儿心中一惊，硬压下突生的惧意，她转头甜甜地一笑：“这是俄文吗？还是法文？”她摇摇头，“对不起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

虽然她伪装得很好，但他敏锐的眼并没放过她眼底一闪而逝的惧意。他知道，他找对人了，只是需要一点时间逼她承认罢了。他缓缓地对一直待在一旁的礼文点头示意，要对方放手去做。

受到主人的指示，礼文马上起身离开去安排一切。说真的，他在这已经快待不下去了，在那些女人的包围下，他几乎无法多做思考。他不禁佩服陸桀的定力，或者是复仇让陸桀对四周已无特别感觉吧！不管怎样，他很高兴他们要回家了。

霁儿还未从刚刚的震撼中恢复过来，心中不断地想着不会有人知道的，不会有人知道的……

她心不在焉地走出巷口，准备走向她的住处，这里和她的住处只隔两条街，虽然这里的治安不好，但每个人都认识她，因此她相信自己是安全的。

就在她这么想的时候，黑暗中有个人突然冒出来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霁儿背后捂上她的口鼻，霁儿本能地想挣扎，但在她闻到一阵刺鼻的味道后，便失去意识倒下了。

“快，动作要快，不要让人发现了。”礼文叫着一旁的人上前帮忙，不想引起不必要的注意。

黑夜中，四人的身影消失在夜上海的灯红酒绿之中。

## 2

火车正以飞快的速度奔跑在无垠的大地上，陸桀